

忍

一夫一妻制度，是野蛮的。

只适宜精虫和卵子都不太好的人类，他们没有能力散播优秀的种。

诺言却是必须遵守的，说道照顾双方一生一世，就要做到。

婚姻的第三个条件，就是忍、忍、忍。

男女的构造绝对不同。以为是一样，那就最蠢不过，接受了，忍起来，轻松得多。

比方说，女人在出街之前，一定妆化完又化，衣服换过又换。急性的男人，不知死了多少细胞！好了，一切准备妥善，以为终于可以启程，但女人忘记这个忘记那个，又要回头去拿。任何约会，非弄到迟到不可。

这是天性。像蝎子一样，舍命救之，最后还是要被牠叮死。

不拘小节，得过且过，也是男人的天性。问自己为什么嫁这个男人，也是解决不了的事。

男人要独立，女人要管，亦是致命伤。自古以来，前者要出外狩猎；后者要决定把肉分给什么人，都是遗传基因作祟，全无救药。一句「都是为你好」，已把你管得死死地。

从西方输入了一夫一妻的制度后，大家要维持良好关系，也得一个忍字。

常有人要求我写字，烦不胜烦，只答应写一个字，像「乐」、「缘」、「闲」等。

某日，某君说：「赐个『忍』字吧！」

我问结婚多久，回答为三十年。

「你已是专家，不必写了。」我回答。

数十年的婚姻，都是忍、忍、忍。起初变成忍者小灵精，最后，已是忍者老灵精了。

友人风趣：「那不叫忍者老灵精。」

「叫什么？」我问。

对方懒洋洋地：「叫忍者龟。」